

读·品·悟®

相约名家·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看见的日子

周伟◎著



相约名家·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高长梅 王培静 / 主编

看见的 日子

周伟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见的日子 / 周伟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5 (2013.6 重印)
(相约名家·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ISBN 978-7-5108-2099-1

I. ①看…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3834号

看见的日子

作 者 周 伟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9.5

字 数 136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099-1

定 价 1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冰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这里所说的“冰心奖”包括“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和“冰心散文奖”。

“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创立于1990年。创立以来,它由最初的单一儿童图书奖,发展为包括图书、新作、艺术、作文四个奖项的综合性大奖,旨在鼓励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发现、培养新作者,支持和鼓励儿童艺术普及教育的发展。其中,“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与“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全国儿童文学奖”并称国内四大儿童文学奖。

“冰心散文奖”是一项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冰心生前曾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冰心散文奖”是遵照其生前遗愿而设立的,旨在彰显我国散文创作的成就,不断评选出题材广泛、思想敏锐、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创作形式风格多样的优秀散文。“冰心散文奖”是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并列的我国文学界散文类最高奖项,也是中国目前中国散文单项评奖的最高奖。

《相约名家·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共收录近年来荣获“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和“冰心散文奖”的十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或抒写人间大爱,或展现美丽风光,或揭示生活哲理,或写实社会万象,从不同角度给青少年读者以十分有益的启迪。

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入与发展,让中小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早已成为共识。我社推出本套大型丛书,希冀为提升中国的基础教育、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尽一份力。

九州出版社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辑 山坡上的云朵 / 001

看见的日子 / 003

从前的美丽 / 006

声响 / 010

开枝散叶 / 014

草有千千结 / 018

溪水兰香 / 025

山坡上的云朵 / 028

第二辑 白水点灯 / 033

生命的秧田 / 035

白水点灯 / 038

像大地一样 / 042

本地清明 / 048

大地无乡 / 053

大地静美 / 058



第三辑 风垅口的老屋/069

风垅口的老屋/071

春风桃花土酒/084

枯草上的盐/096

在路上行走的鱼/108

第四辑 永恒的背影/117

你的眼里有春天/119

耕堂荷韵自然心/124

人间草木/129

永恒的背影/133

长河不尽流138



第一辑
山坡上的云朵
∨
∨
∨



看见的日子

眼睛睁开了，你就什么都看见了？

眼睛瞎了，我就一点也看不见了么？

孩子，听我讲，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孩子，你别老那么看着我。我嘛，几十年了都这样，一天到晚在木火桶上坐着。有人说我木了。我木了吗？我在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嚼着日子。你要说，还不是一粒粒嚼着干豆豉，嘎嘣嘎嘣地响。也对，也不对。一个个日子或酸，或甜，或苦，或辣……我掉下一把口水，它慢慢地从地上变戏法似的长高，一闪，又不见了。再闪出来，一下是笑，一下又是哭，一会儿竟半笑半哭，一会儿却不笑不哭。再看看，胖的、瘦的，高的、矮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美美的、丑丑的……唉呀呀，这么多日子，怕是在开会哩！

孩子，你不吱一声，我知道你在想事了。别乱点头，我反正看不见你。孩子，你要记着，摇头点头都在一念之间，没把握的事不要说话，不

说话没人当你没舌头。再一个，当紧的话一天要不得几句。比如，你这会儿没答话，但我还是看见你在心里想着事儿。想事就好，想着想着，慢慢地想着想着，事儿就在肚子里头想熟了。

孩子，你瞧，门前的小溪在说着话儿，还悠悠地哼唱着小调。风来时也好，雨下时也好，它总是那么从从容容。从容得你不得不佩服它，佩服它的镇定、豁达与远虑。你不会听不见，听听它的音符，感受感受它的节拍，几多的美妙。你不会看不到，披红时披红，挂绿时挂绿，亭亭地立着，十分可爱。孩子，耳朵眼睛不是什么时候都管用的，有时得用脑上心。小溪是细水长流的从容，孩子你呢？不要看我，我和好多好多的日子在说话儿。胖的日子说，心宽体胖好；瘦的日子说，健健旺旺好；素的日子说，吃饱就好；荤的日子也说，还是够吃就好。我讲，千好万好，要的是细水长流，平平安安过，最好！

孩子，对面山里树上的鸟儿在唱歌，在跳舞。再看看，那其实是一个上了树的女娃。她把砍到的柴火丢在了树下，她把一早的重担抛在了一边。上了树的女娃变成了另一个人，把树叶当笛子，把日子当歌唱。下了树的女娃扁担一横，一担柴火挑在了肩上，挑在肩上的还有日子，好沉好沉。孩子，该丢下的丢下，该抛开的抛开，该挑上的挑上。年纪轻轻的，就老是愁啊，累啊，苦啊，悲啊……垒了一身，这样子很不好。孩子，唱歌时就唱歌，跳舞时就跳舞。这样，你的日子也就上了树了。于是，你就看到那山上开满了鲜花，到处是疯长的野草，飞禽走兽们，都在各显神通，表演着杂耍；那山上的树是绿的，风是柔的，气息都是甜的。于是，你就认定那山上绝对住着神仙，神仙的日子哟……

孩子，神仙的日子，要说有，也就有；要说无，本就无。所以，日子里就有了哭声，就有了笑声。孩子，我经历得多了，哭也好，笑也好，那多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大了，老了，你就不会那么随随便便哭了笑了。别不信，我碰到好多好多哭的日子。它们都跟我讲，哭来哭去有什么用呢？

人嘛，是靠水养着，你把一身的水榨干了，还不蒸发了？人一蒸发，什么东西都跑得无影无踪。再说，哭得泪水太多，流成河，也会淹死人的。还不如把哭的时间腾出来，磨磨刀。磨刀好，磨刀不误砍柴功呢！把刀磨得锃亮锃亮，抽出来，一闪，就闪过来一个春天。一刀砍下去，就砍死了一个严冬。孩子，哭字上面两个口，哭字下面一头犬，要哭，你就是小狗狗。看看，孩子，你笑起来了，笑起来好。

孩子，走路是最当紧的！我看见你又笑了，你还在心里头讲：呸，哪个不会走路呢？两三岁的娃娃都会。好吧，就讲门前的这条路，弯弯曲曲，老长老长，有好多人都走不出去，有好多总是原地踏步，有好多又走了回头路，还有好多人摔倒了……日子也一样，老长老长，弯弯曲曲，好比门前的这条路。走吧，先上路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路再长，脚再短，还不是一脚一脚丈量完。是的，路上，有时会泥土飞扬，有时会泥泞满路，有时冰雪地冻，甚至路窄坡陡，坑坑洼洼，险象环生……孩子，且莫停下脚步，歪歪斜斜深深浅浅地一路走过，走过去就是了。路的尽头又是另一番风景。你要晓得，路，只会越走越宽阔，越走越温暖，越走越美好。

孩子，你上路了，竟又回头，长长地一望。我晓得，你是怕望不到那片红褐色的泥土，那泥土上的青草地。你无数次地在上停留，那上面留着你的体温和气息。那么，你就带着一抔泥土上路，带着一缕草香上路吧。天涯海角，你总会感到温暖。孩子，你只要在心中的泥土上种上了草根，浇水，撒肥，一片片嫩绿冒出四季不断，尽管你走得再远，其实很近很近……

我站在阳光下，看着坐在木火桶上的瞎眼的二婆婆，她一下一下地往深如黑洞的嘴里丢进一粒粒干豆豉，不一会儿，就一阵嘎嘣嘎嘣响。响过之后，她黑洞洞的嘴里源源不断地翻吐，一坨坨的都是咀嚼过的日子。慢慢地日子升起来了，二婆婆空空洞洞的瞎眼也升起来了。

孩子，我老了，我看见的日子也老了。

日子也老了？我问。

我又说，二婆婆，你老去了，我都不知怎样待日子。

二婆婆，我只有攒起心劲，天天把日子暖着掖着……孩子，你真的看见日子了……

那一天，二婆婆真的走在一个金色的日子里。当我们焚烧起二婆婆的遗物时，起风了，木火桶滋滋啵啵端端地在禾坪上烧了许久。烧完时，夕阳已经西下，一切皆静了，看时，唯见烟痕淡抹。



从前的美丽

小时候，母亲总爱给他讲一个从前的故事。

母亲每回讲，都要用手摩挲着他的小脑袋，然后瞅着对面那座大山，说，从前有座山，山里住着一户人家。一到傍晚，画中的仙女就从墙上的画里走下来，打扫屋子，收拾家什，缝补衣物，准备饭菜，再打好一盆温热的洗脚水……

他从此记住了这个从前的美丽故事。

他后来到了学校的课堂，虽然懂得了很多的基本常识，但他从没有怀疑过母亲经常讲的那个从前的美丽故事。

但那毕竟是从前，从前的故事了。他要上学，要帮母亲做一点家务和农活，闲暇时和村子里的同龄人一起上树掏鸟、下河摸鱼……也许是母亲过早给他讲了那个从前的故事中的画中的仙女，或者是他青春期那无由的躁动，或许什么都不是，他总爱远远地打量村子里的女人和她们的美丽天空。

夏天，他总是趁和伙伴们去河边洗澡时，看码头上那些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总是赤着脚，把衣袖裤腿挽得老高，把一家老小的衣物都浸泡在水里。在清澈的水面上，她们也不忘照一照自己红润的脸庞，然后满满地掬一捧清水，把脸擦洗了一遍又一遍，洗出自己的美丽和自信。然后，一件件衣服地搓洗着，棒捶着，漂白着，远远地就可以听到她们搓洗出来许多有趣的故事和秘密的家底。若是哪家正在漂洗着的衣物漂着漂着，被水冲走了，“哦——”的一声，他们几个小孩子齐如蛙般蹬脚游去，谁一手捞个正着，再一个猛子扎回码头。

农忙时的女人最美。扯秧时，一株株秧把在一个个女人的手里从田这边抛到田那边，在空中划过一道又一道生命的“虹”。插秧时，女人们个个“蜻蜓点水”，一下子，绿了一片，一下子，又绿了一片，慢慢地绿到了天边。从水塘里或从低处的水田里车水，这大多是女人们的事，也许是女人如水的缘故吧。先把木板水车支好，女人们手持摇把，一上一下，前俯后仰，轻重缓急，和着节奏，晃动身子，扭着腰，一片片水车叶，排起长龙，水随天来。时不时，车叶上有白花花的水被溅起老高，一条三指宽的鲫鱼在欢快地舞动。

农闲时，哪怕只是一时的闲，村里的女人也是闲不住的。母鸡在村子里，没有一个女人不把它看得比自己更重，红红的鸡屁股，女人要把它抠

成自家的大银行，指望着厝金子厝银子。所以，孵鸡生蛋再孵鸡再生蛋，循环往复，她们总是十分细心，始终满怀着希望。“咕噜咕噜咕噜”一唤，那只芦花大母鸡带着一窝鸡崽蹒跚着上前来啄食，这时幸福的晚霞已经披满了山村。这些女人对于鞋底，同样有十足的耐心，她们穿针引线，挥洒缕缕不绝的情感，温暖着一双双走出去的脚。在厚实的鞋底上，全是女人们密密的针线，满天的星点。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就是走到天边，最终还是会一步一步走回到他从前的小土屋里。

大雪飘飞的冬天，年的气息四处敲打着家家户户的门窗。这时候，他最爱看女人们穿着大红棉袄拖着麻花大辫忙里忙外。先看那个剪窗花，那真是个“金剪银剪嚓嚓嚓，巧手手呀剪窗花，你说剪啥就剪啥。不管风雪有多大，窗棂棂上照样开红花。红红火火暖万家，暖呀暖万家！”再看做那个血粑丸子，打好一桌白白嫩嫩的豆腐，放上一盆红红艳艳的猪血，撮几许盐，配几勺辣椒粉，有条件的家庭，定要切一些肉丁掺在其间。家家的女人用力把豆腐揉碎，翻过来翻过去，调匀配料，一双手血花点点，油光水滑，变戏法似的揉来揉去，把它揉成一团。满满地抓一坨，拍过来拍过去，在左右手掌之间来回地翻滚，如蝴蝶翻飞，女人的手上生花，没几下，就被弄成一个椭圆形的丸子。再去看看打糍粑，本是几个大男人喊声震天地用两根大木棒你一下我一下往臼里夯，但最后如果没有女人们把水沾在手上把它搓成圆形再拓上红红的吉祥字画，就显不出喜庆的气氛。说到底，农村的丰收、温暖和喜庆，其实都在各家女人的手上。

一年到头，男人们总要在年底舒舒服服地歇上几天。家家的女人，都要把床上铺的陈草换掉，一律换上整洁的干草，铺盖都要浆洗一遍。床单下是新换的柔软暖和的稻草；浆洗过的蓝印花被面让他看到水洗过的蔚蓝天空，还有几朵娴静的白云；被里是家织布，浆洗得硬挺板正，贴上去却光滑干爽、柔和暖身。闻着淡淡的稻草香和浓浓的米汤浆香，在那样的夜晚，他总是能够早早地酣然入睡。许多年后，夜晚他睡在城市的高级席梦

思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双眼睛遥望着家乡那轮圆圆的月亮和满天的星斗。

母亲生命油灯的光亮一直照耀着他走到了大学毕业。他毕业后分配到这座城市，在城市灯火通明的夜晚，他却常常无由地生出一丝不安和无所适从。许多年过去了，他觉得那份不安和不适应在滋长、在膨胀，他变得更加盲目和烦乱。

他一次一次地回到家乡去。

然而，家乡很多东西都已经远去，村子里空空荡荡，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和那荒芜的田园。

他问，都出去了？女的也都走出去了？

他们都抢着跟他说，年轻一点的，走得动的，都出去了。

他没有说话。

他只好又回到他不适应的那座城市里。

他在那座城市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还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妻子也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女孩。结婚前有一段时间，他很高兴，他跟她常讲一些从前的故事，她认真地听着。结婚后，一听他讲从前的故事，她就皱起了眉头。慢慢地，她再也不听了。

终于有一天，他命令自己：忘掉从前，闭嘴不说。但醒着时，他发现自己身体里有一种痛，隐隐地向四处弥散。只有在梦中，他才能回到从前，那些美丽的从前，他常常笑醒。醒来，常常到自家的花园里走走。有一天，他猛然抬头，看到了一朵花在疼痛。



声 响

最近的几年，我一回去，母亲就跟我说：你奶奶不知怎么了？一到夜里，她总要生出好多好多无由无端的声响来，一整夜一整夜地不歇。

那一晚，我就睡在奶奶卧房的隔壁。房子中间只隔一扇木板墙，木板许是年代久远了，看上去很单薄很陈旧，木板之间的缝隙都大开着口。奶奶不吃夜饭，早早地上床睡了，灯也不开。我也熄了灯，躺在床上，我能感觉到奶奶的鼻息和呵气，还有夜空中弥漫着米汤、南瓜粥和烤红薯的气息。我想，今夜，我会拥有难得的温馨与酣睡了。

不一会，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是不是我睡的房间里有老鼠？我一向怕老鼠，一下，我坐了起来，忙扯亮了灯，什么都没有。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是奶奶那边弄出的声响。我侧耳细听，猜测奶奶是在整理爷爷早年留给她的信件。为了不让奶奶觉察，我熄了灯，借着手机的微光从墙缝裂口看过去，果然不错。

今夜，无灯寂静的深夜，无声漂浮的夜色之海上，奶奶看得见那些信

吗？看得见过去那些莺飞草长的日子吗？看得见那字里行间涌动出来的情感波涛么吗？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的响声，在黑夜里，在夜的黑里，在沉沉的漫漫长夜里，是那样的近，又是那样的远。

奶奶那边的响声在继续变幻。那声响，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或急促或舒缓，或脆响或沉闷，或细密或松散……

我随着声响完完全全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小时候，奶奶说我老鼠大的胆子，要不得，要历练！不历练怎么行？你一生要走的路长得很，还要走山路和夜路呢。她先是有意无意地让我一个人走路。我一个人走路的次数多了，也不那样怕了。

我第一次一个人走夜路，是在上初中的那一年。上初中要去公社所在地——柳山中学，六里路有四里山路，山路的一边是岩坎，几丈多深，看一眼，令人不寒而栗。每天上学，天不亮五点起床，吃了饭蒙蒙亮就出发了。去时，我们村子里三个人结伴，大人们还要把我们送到山那边。回来时，我们乡里的中学放学放得早，一般是下午三点，我们三个人结伴蹦蹦跳跳就走在回家的山路上。可是有一天我参加学校的地区数学选拔赛，村子里的另外两个人没有资格参加，他们那天不要用上学。那天早晨，奶奶特意为我打了两个荷包蛋，还有一个肥肥的大鸡腿哩。我吃了饭早早地出发，是奶奶送我的，一直送到了山那边。那天的比赛老师很重视，上午四节课抄了满满四大黑板的复习题要我们做。下午才是正式的考试，题目很多，考试时间三小时。题目难，但我还是能够对付，虽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轻松，但看看其他的同学一个个咬着笔头，我还是觉得胜券在握。我以往总是不认真地检查，早早地交了卷，总落下了一些遗憾。这回，我吸取了教训。一直检查到交卷钟响，我才满意地踏出教室的门。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是得意和欢快。满山的野杜鹃竞相盛开着，远远地看去，如花的海洋，有风吹起，波涛翻腾，笑语阵阵。再换一个角度，哇，看——山姑娘穿着多么时新艳丽的衣衫和裙子，抻抻衣衫，抖动